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五回 王爺府二賊廢命 白義士墜網亡身

且說五老爺與大人分手，回歸自己屋內，五鼓意欲上王府，天已大晚，明日再去。叫張祥兒備酒，再亦吞吃不下，如坐針氈，如芒刺背。喚張祥兒取筆來書寫字柬，折疊停妥，交與祥兒，言道：「今夜晚間不歸，明日早晨交與先生，叫他一看便知分曉。少刻天亮，我就出去。大人、先生若問，你就說你老爺出去時未曾留話，不知去向。倘若一時之間說將出來，大人將我追回，你也知道你老爺的性情，一刀將你殺死，然後再走。」張祥一聞此言，腦袋直出了一股涼氣，焉敢回答什麼言語，只是嚇的渾身亂抖，淚汪汪道：「大人不是不教你去麼？」五爺說：「你休管閒事。」

天已大亮，五爺怕大人起來，換了一身湛湛新的衣服，武生相公的打扮。張祥說：「老爺你可早點回來。」五爺「哼」了一聲，揚長而去。衙門口許多官人問道：「老爺為何出門甚早？」並不理睬大眾。自己出上院衙，不敢走大街，淨走小巷，總怕大人將他追趕回去。以至吃飯吃茶，盡找小鋪面的茶館飯店，也是怕大人將他追趕回去。整游了一天，晚飯吃畢，天已初鼓之後，人家要上門咧，將自己跨馬服寄在飯店，如數給了飯錢酒錢。

天到二鼓，出飯店，直奔王府後而來。未帶夜行衣靠，也沒有飛抓百練索，搯衣襟，挽袖袂，倒退數步，往前一跑，躡上牆去。並不打問路石，飛身而下，看了看，黑夜之間並無人聲犬吠。奔木板連環，行至西方，並不週圍細看，就從西方而入。自己說過，拿此處看作玩藝一樣；又來過一次，公然就是輕車熟路一般。亮刀點開雙門，用眼一看，乃西方兌為澤，澤水困、澤地萃、澤山咸、水山蹇、地山謙、雷山小過、雷澤歸妹。自己想必須入地山謙方好。裡邊本是七個小門，逞聰明並不細數，總是藝高膽大。五爺一生的性情，憑爺是誰，也難相勸。這就是俗言：河裡淹死會水的。智爺來的時節，俱是生發自己；五爺這次來，是克著自己。西方本是一層白虎；本人又穿白緞衣襟，又是白虎；又叫白玉堂，又一個白，豈不是又一層白虎？犯三層白虎。抖身躡入小門，本欲進地山謙，不想錯入七門中，乃雷澤歸妹。五爺一瞧說：「不好！」按說雷澤歸妹可也是吉卦，可看什麼事情，若要兒女定婚，乃大吉之卦。有批語就是不利於出征。雖不是出征，也要分割優劣，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五爺一瞧卦爻不吉，抽身欲回，焉得能夠？

早有兩邊底板「叭嗒」一響，上來了兩個全都是短衣襟，六瓣帽，薄底靴，手持利刀，怒目橫眉，聲音叱吼說：「怎生大膽，前來探陣！」五爺未能出去，兩個人已到，立刻交手，未走半合，就把過度流星靈光、小瘟皇徐暢兩個人殺了。五爺一笑：「哈哈，王府的毛賊，就是這樣無能之輩，就不必反身回去咧。凶卦中的賊人已死，又何必多慮，不如早早上沖霄樓，大人印信得回，省得大人在衙中提心吊膽。」腳著萬字勢當中，盡是如走平地一樣，並不格外仔細留神。

過日升亭，走月恒亭，奔石象、石吼，看見黑巍巍，高聳聳，位列上中下，才分天地人，好一座沖霄樓！五爺暗暗歡喜，想大人印信必在頭層樓上，細想上樓之法。見石象、石吼、寶瓶與聚寶盆內，當中出兩條毛連鐵練，當中交搭字架，上邊掛於頭層瓦簷之上。五爺想招鐵練而上，行至中間，將刀反倒插入鞘內，歸身一縱，伸雙手揪鐵練，隨招隨上。招至中間，耳輪中但聽見「喇喇喇喇」，往下一鬆，說聲：「不好！三環套索。」五爺深知那個利害：上身躲過，腰腿難躲；腰腿躲過，上身難躲；若要稍慢，上中下三路，盡被鐵練繞住。五爺在陷空島拾奪過此物，焉有不認識的道理？有個躲法，除非是撒手拋身。說的可遲，那時可快，聲音響，早就撒手拋身，不敢腳站於地，怕落於萬字勢旁滾板之上，那還了得！故此擰身踹腿，腳站於石象的後跨。誰知那石象全都是假作，乃用藤木鐵絲箍縛，架子上用布紙糊成。淡淡的藍色，夜間看與漢白玉一般，腹中卻是空的，乃三環套索的消息。底下是木板托定，有鐵橫條、鐵軸子，也是返板，前後一站就翻。五爺不知是害，登上此物一翻，這才知曉中計，說「不好」，已然墜落下去。仗自己身體靈變，半空中翻身衝下，腳站實地，還要縱身上來。焉知曉不行，登在了天宮網上。此石象、石吼乃是兩個障眼，上是三環索，下面是天宮網同地宮網。若要有人登上，就是往下一拍，一扇一動，八扇全動。五爺同智爺雙探銅網時，不容智爺說，自逞奇能，故此前面表過，淨說了上頭，沒說下頭，智爺以為五爺全知，就不必往下再說了。看此也是個定數，非人力所為。

五爺一登，翻身墜落盆底坑中，挺身拉刀，見四面八方「嘩喇喇」、「嘩喇喇」的，類若鐘錶開闔的聲音。五爺早被八扇銅網罩在當中。若問八扇銅網的形勢，二指寬銅區條打成，高夠一丈二尺，上頭是尖的，兩旁是平的，下有一根橫鐵條，兩邊有兩個大石輪子，按的是陰陽八卦，共六扇，連天宮網、地宮網共八扇。區銅條造就有胡椒眼的窟窿，上帶倒鬚鉤。八扇網俱在盆底坑上倒放著，單有八把大轆轉，黃絨繩繞定，掛住鈎環，下邊並有總弦、副弦八條，小弦繞於消息之上。盆底坑何為？盆底上寬下窄，消息一動，網起一立，往下一拍，石輪走動，由高往下，比箭還疾。頃刻間，就把五爺罩在當中。四面八方緣絲合縫，銅網罩緊，就類似帽子一樣。網一罩齊，下面金鐘響亮，「咚咚咚咚……」五爺一瞧把自己罩在銅網的當中，卻看銅網的形勢，嚇了一跳。

你道這銅網陣在沖霄樓的底下，怎麼會看的這麼真切？皆因是沖霄樓頭層，擱的是盟單、兵符、印信、旗纛、認標等物；二層是王爺的議事庭，議論國大事的所在；末層下面有鐵方籠子，四角有四個大燈，晝夜不滅。故此五爺在下面看得明白，用手中刀一支銅網，紋封不動；用力一砍，單臂發痛。盆底坑上，四面八方一亂。東西南北四面，有四個更道地溝小門。有一面弓弩手，一面二五人，每人一個匣弩，一匣支竹箭，俱有毒藥喂成，著身一支，毒氣歸心準死。內中有一個頭目，如今就是神手大聖鄧車。因盜印有功，王爺賞給弓弩手的頭目。聽金鐘一響，由更道而入。手拿梆子，一陣梆響，眾人齊出；二回梆響，眾人將坑圍滿；三陣梆子響，亂弩齊發。五爺在內，刀砍不動銅網，就知不好，橫刀自歎，想起：「大人衙中無人保護，自己亦死如蒿草一般。大人有失，自己死後陰魂也對不起大人。再包相爺待我恩重如山，想不到一旦之間性命休矣，不能報答恩相提拔之恩。是吾聞東京，開封府寄柬留刀，御花園題詩殺命，奏折攙夾帶，萬歲爺不加罪於我，反倒褒封。萬歲爺隆天重地之恩，粉身難報。再有陷空島弟兄五人，惟我年幼，大哥、二爺、三爺、四爺縱有得罪他們的地方，並不嗔怪於我，可見得哥哥們俱有容人的志量。」五爺想：「從此再要弟兄們重逢，除非是鼓打三更，魂夢之中相會。」五爺只顧想起了滿腹的牢騷，不提防渾身上下弩箭釘了不少。那見得有贊為證。

贊曰：

白五義瞪雙睛，落坑中挺身行。單臂起動，刀支銅網毫無楞縫，直覺得膀背疼。直聞得，咯碰碰，在耳邊不好聽，似鐘錶開闔的聲，嘩嘖嘖，喇喇喇，隱隱的鳴。金鐘響嗡嗡。錦毛鼠，吃一驚，這其間，有牢籠。無片刻，忽寂靜，唵唵唵，碰碰碰。飛蝗走，往上釘。似這般百步的威嚴好像那無把的流星。縱有刀，怎避鋒？著身上，冒鮮紅。五義士，瞪雙睛。可憐他，眾雕翎，這一種的暗器，另一番的情形。立彪軀，難轉動。不怕死，豈胃疼？任憑你穿皮透肉赴幽冥，還有這一腔熱血苦盡愚忠。白護衛，二目紅，思想起：不加罪反褒封。身臨絕地，難把禮行，報君恩，是這條命，看不得而今雖死以後留名。難割捨，拜弟兄，如手足，骨肉同。永別了，眾賓朋。恨塞滿，寰宇中。黃雲霄，豪氣沖。群賊子，等一等，若要是等他惡貫滿盈之時將汝等殺個淨，五老爺縱死在黃泉，也閉睛！

若問五老爺的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